



銅鑼灣避風塘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

移動風景

香港銅鑼灣對開一百幾十公尺的岸邊有個小島——吉列島，便是往紅磡海底隧道入口處附近，帆船會的所在地。許多年前灣仔進行大面積填海工程之後，吉列島便在地圖上消失掉。

吉列島是一個像小山崗般的小島，在波斯富街臨海處一箭之遙，築了一道可以通車的海堤，小島上那一座英國色彩建築物，有臨海餐廳與放帆船的碼頭，便是有名的帆船會——一個香港特殊階級的消遣去處。我輩小市民，只可以在堤上閒逛與垂釣，艇家也用做埗頭。海堤盡頭近小島處，一度體面的鐵欄柵，把閒雜人等拒諸門外。

百數十公尺的海堤上，除非是風雨天與大冬天，每到黃昏，前來散步與落艇游弋的遊人多了起來，也是艇家女孩與老嫗最為繁忙的時刻，早在遊人來到海堤的入口處便給盯上了，熱切而期待地兜攬：「個佬，開呀！」這是艇家人的招呼，「開呀」便是「要開艇喎」的意思。

人們只須往避風塘的堤下望去，便會看見一字排開，等待人客的漁家小篷艇，這些小篷艇，日間用做橫水渡，把漁人載到泊在海面的大漁船去，也是艇家的起居處，入夜便接載客人。艇家在艇尾搖櫓，讓小艇在避風塘內的船閘間穿梭游弋，二小時的遊程才收五元。

那年我與女同學一起登了艇，艇家用竹篙把篷艇撐開，還未坐下搖櫓便問：「落埋呀？」並且提出如果「落埋」便多收二元。我們被問得臉熱心跳，連忙回說不用。

小艇搖開去後，舉目瀏覽避風塘內風光，便看見有些小艇放乎水中央，篷蓋四周都垂下沉沉的簾幕，艇家搖着櫓，閒坐在艇尾，任由小艇隨水搖晃。

若干年後，是六七十年代吧，這時我初出社會，又是做了「文藝青年」，每逢興到，便與三五文友去銅鑼灣避風塘遊河。也許是讀了俞平伯的《漿聲燈影裡的秦淮河》；幼年時住在廣州，舅父時常夜裡帶我去荔灣遊河，沿河燈光漁火，一直引抵「海角紅樓」，可以吃到艇仔粥……便是把那番詩情畫意，一直引伸到夜裡的避風塘。

那時節，入夜的避風塘處處燈火通明、喧聲笑語，艇頭艇尾懸掛着大光燈的炒賣夜宵艇，搖搖曳曳的便靠上來炒蜆炒蟹與炒河粉，鑊香四溢，又有艇仔粥與雞粥，即叫即煮，誰會經受得住誘惑呢？

炒賣艇才搖開，那邊的絲竹管弦之聲隨風飄近，艇隨聲至，燈光下，在樂手之間，竟還坐着位穿着小鳳仙裝的年輕歌女，引吭一唱，真是消魂蝕骨，誰又會拒絕得隔艇遞過來的歌牌？

此情此景，一晃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！

(摘自《香港記憶》，文學世紀社)



綠背金鳩 鳩，鴿類，外型似鴿。頭小，胸凸，尾短，兩翼長大。

香港公園的觀鳥園內，鳩鴿的種類不少，其中最漂亮的一種，我認為是綠背金胸皇鳩。

論毛色，前金後綠，別的鳩鴿只好自嘆弗如。其體型流線，恍似鸚鵡。雙翼一張，去若閃電，別的雀鳥，只配望其項背。

□懷舊堂主 圖、文

香妃究竟美到什麼程度？

歷史探秘

在乾隆帝眼裡，香妃是天外來客，是異域珍寶。她身上特有的香氣，更是人間奇跡。俗話說，百聞不如一見。等到她站在自己的面前時，見慣了天下美色的皇帝，也禁不住怦然心動。她帶着天山的秀色，帶着異域的風情，亭亭玉立，似天山上盛開的雪蓮，又如草原上怒放的野花，端莊高貴而又嬌豔無華。從她身上飄來的陣陣香氣，如平靜海面上的漣漪，細碎而又柔和；又如遼闊草原上的牧歌，昂揚而又悠長。那迷人的香味，扣動着心弦，擊打着欲望，搖晃在人們的心田，吸引着人們的眼球。走近之時，便有一種香澤撲入鼻中，令人心醉；仔細端詳，只覺得千嬌百媚，難以言喻。

秋波一轉 勾魂攝魄

等到香妃口稱罪臣見駕，願皇上聖壽無疆之時，那一片嬌音，似黃鸝百囀，嚶嚶成韻，如乳燕清音，嚶嚶可聽。乾隆帝雙眼一眨不眨地盯着眼前的美人，腦海裡卻在搜尋

着形容她美麗的詞句。乾隆帝知道，對於美的標準各朝各代都不相同，漢代以瘦為美，唐代以豐滿為美，因此有了「燕瘦環肥」的說法。儘管宋玉在《登徒子好色賦》中，勾畫出一個理想中的美女形象：「增之一分則太長，減之一分則太短；着粉則太白，施朱則太赤，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，腰如束素，齒若含貝。」可沒有一句點到了美人的香味，不免有點缺憾。眼前的美人，又該怎樣形容呢？乾隆帝一時也找不着好詞佳句，正自沉吟。

香妃見乾隆帝好久不語，忍不住抬頭看了乾隆帝一眼，迅疾又低頭不語。這無意的秋波一轉，更是勾魂攝魄，把本就迷糊的乾隆帝弄得更是心猿意馬。乾隆帝不由得對她心生十分憐愛，恨不能朝夕相伴，通宵歌舞。

可是，香妃雖然被迫接受了「妃子」的封號，卻死活不肯順從乾隆帝的召幸。這位艷如桃李、美若雪蓮的王妃對乾隆帝冷若冰霜，拒之千里。香妃本想一死了之，無奈左右監視她的人寸步不離，無隙可乘，所以只能以淚洗面。乾隆帝對香妃的不順從，很是感到不可理解，也很是惱怒，這可是自打做皇帝以來從未遇到過的難題。

依仗皇帝的威風，他真想嚴懲她一下，然後用手中的權威達到目的。但是，想到感情上的事，是不能用權威的，只能靠感化，他又壓下了火氣。他本有憐香惜玉的雅量，更兼欲用自己的魅力去征服一個女人，以顯示除皇權之外的魅力。所以，乾隆帝便決定用自己的投入去喚醒一個女人內心的情感，因為，只有那樣達到的目的，才有滋味，才有尊嚴。

乾隆賦詩 惜玉憐香

爲討香妃的歡心，乾隆帝下旨，香妃在宮中可以穿着本民族服裝。爲尊重她的民族風俗習慣，宮內專爲她配備了回族廚師。爲了不讓她在後宮有孤獨感，乾隆帝特在西苑建造一座寶月樓，供其居住。乾隆帝還親自題寫樓名。取名「寶月樓」，就意在讚美香妃，將她比作月宮中的仙子，人間的嬌嬈。

樓內，繪有工筆畫的回部風光：樓外，隔長安街而建回民小區，命名爲「回子營」。

小區內建回教禮拜堂及民舍，讓內附的回

民居住，屋舍皆沿襲回風。在樓內等處服侍的宮女、太監裝扮都如回民。香妃站在樓上，可以望見對面的「回子營」。乾隆帝此舉

，廣寒乍擬是瑤池。」此詩以嬌妃比擬香妃，表現其不俗之容。不知香妃領略其中意境否？

粉腮酒窩 時隱時現

又一次，是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新年，乾隆帝再次親臨，賦詩云：「冬冰俯北沼，春閣出南城。寶月昔時記，韶年今日迎。屏文新茀祿，鏡影大光明。鱗次居回部，安西繫遠情。」乾隆帝自註：「樓近倚皇城南牆。牆外西長安街，內屬回人衡宇相望，人稱『回子營』。新建禮拜寺，正與樓對。」寶月樓凝結着乾隆帝對香妃的情感，同時也希望營造出來的西域風光、西域風情能消磨香妃對家鄉的思念，對故人的懷念，從而最終達到讓其順從的目的。

乾隆帝知道香妃愛清淨，每天必沐浴。於是，專爲香妃建造了一間土耳其式的浴室。沐浴之時，室內熱氣騰騰，清香流動。爲她服侍的宮女，都驚嘆香妃的美麗，深潭似的大眼睛，睫眉暭黛，亮麗奪人，俊俏的鼻子，輪廓好看極了；那時隱時現的粉腮上的兩個小酒窩，令人未飲先醉；紅唇小巧而飽滿；頰白而長，肩圓而正，背厚而平，身上潔白如玉，不病不瘡，無半點黑子創陷之病；烏髮編成的無數細辮，垂披在光亮的肩上、身上，似瀑布飛瀉；身材豐滿而窈窕。可惜，乾隆帝還沒有看到這一切呢！

(摘自中央電視台網頁)

抗戰前後的大公報編輯部

□徐鑄成



總編輯張季鸞



總經理胡政之

「九一八」事變前，《大公報》設在日租界，前面是一座曲尺形的二層樓，後面則是印報的廠房。編輯部設在二樓，大約至多只有五十平方尺大小罷，安放七八張雙人寫字枱，總編輯張季鸞以下，都在這裡寫稿、編輯。除此以外，只有二三個小房間，一間是會客室，一間是胡政之的經理室。

我國自有近代式報紙（區別於過去的「宮門抄」、邸報）以來，一向只有《上海報》行銷全國，當然也行銷於京津。扭轉這個「南報北銷」形勢，自《大公報》始。《大公報》單獨在天津出版時，即已發行全國，成為北方第一張全國性的報紙，就其政治影響而言，可能還超過上海的「申」、「新」兩報。

胡政之兼任副總編輯，張季鸞名義上也兼任副總經理。編輯部的其他成員，幾乎也都身兼兩職。要聞編輯許萱伯兼編國際新聞。本市新聞編輯何心冷兼編副刊《小公園》，還要指揮外勤記者。各地新聞編輯王芸生兼編《國聞周報》。我調到報館以後，先編教育與體育版，不久，杜協民調去經理部當會計主任，我兼編經濟新聞。後來，調任各地新聞編輯，還要協



大公報天津館

助徐凌霄編輯副刊，有時，還被派出去當特派記者。楊歷樵任英文翻譯，也要兼看一部分《國聞周報》的稿件。此外，外勤不過四五人，外加兩三個練習生。編輯部的「班底」如此而已。

三人輪流撰寫社評

人少，規章制度卻很嚴，比如，編輯除按時上班外，下午三四時，必須到館細心閱讀本埠各大報，比較相互的優劣。胡政之對此特別認真，他根據比較，向駐外記者發出指揮採訪的電報。

那時，吳鼎昌還是「在野之身」。他幾乎每晚必來編輯部，和張、胡高談闊論。作爲報紙靈魂的社評，一直是由他們三人輪流撰寫，文字上由張最後潤色。

張季鸞是一派名士作風，從下午起，不斷會客，有時也抽空去看一兩齣白雲生、魔世奇的戲曲。晚上，在重要新聞大體明瞭後，才撰寫或修改社評。要開版的主要標題，也由他寫。他十分注意標題的概括性、傾向性，選字煉句，力求暢曉。舉例言之：蔣桂戰爭，是由桂系控制的武漢政治分會把湖南主席魯濤平免職而觸發的，當時，政治內幕複雜，新聞頭緒紛繁，張寫了一個大標題：「洞庭潮掀起大江潮」，把「山雨欲來」的混戰形勢，一

針見血地點出來了。

文字精練一針見血

他看其他各版的大樣，也很注意標題。我在編各地新聞時，記得有兩次曾受他的表揚，一次是，山東通信員寫了一篇《抱犢風景》（直系軍閥政府時，曾在這一帶發生土匪孫美瑤劫車綁票案，轟動一時）的旅遊通信。我標的題目是兩行，眉題：「仙境？匪窟？」主題是：「抱犢風景麗麗」。另一次是一篇《記從西安到榆林的見聞》，我標題：「一路風雪到榆林」。他看了都連稱「好」。後一個，我自己也並不認為得意，所以受他讚許，大概也因觸動了他對故鄉的懷念罷（張是榆林人）。

他寫的社評，是《大公報》暢銷的一個重要因素。觀點如何，且不談，文字精練而曉暢，針對時事，適當闡述內幕。所以，他寫的標題中有評論，寫的評論中含新聞。這是一個特色。儘管窗外車聲喧鬧，他總是凝思執筆，寫好一段，就剪下發排，全文打出小樣後，再細細推敲修改。

時間已過去五十年了，當時的情景還如在目前。

(摘自《舊聞雜憶》，香港三聯書店)

何謂「打冷」

□盧活爲

妙語方言

不少香港人喜歡「打冷」，就是上潮州食店。

為什麼叫「打冷」？

有人說，幾十年前，香港搵食困難，有一幫潮州人聚在碼頭區做苦力，不時跟來爭地盤的外來人打架，每次打勝了就吃潮州粥慶功。由於潮州話叫「人」作「冷」，打人就是「打冷」，久而久之，就以「打冷」代替上潮州館子。

這故事反映了潮州人的團結，也反映了從前香港地謀生不易。不過，以「打冷」解「打人」，似乎不對。

編者不是潮州人，據了解，潮州話「打人」應說「拍冷」（「冷」是「郎」）。

《六院匯選江湖方語》：「打沙：吃飯。打浪：吃粥。」按：這是三合會隱語。編者也聽過叫吃飯做「趕沙」。

「打冷」即「打浪」的音轉。「去打冷」即是學潮州人吃糜（粥）罷了。

(摘自《香港話一知半解》，獲益出版社)

陳寅恪的治學方法

□季羨林

國學大師

對一個學者來說，治學方法是至關重要的，可惜在今天的學術界難得解人矣。我不認爲，我們今天的學風是完美無缺的。君不見，在「學者」中，東抄西抄者有之，拾人牙慧者有之，不懂裝懂者有之，道聽途說者有之，沽名釣譽者有之，譁衆取寵者有之，腦袋中空立一論，不惜歪曲事實以求「證實」者更有之。這樣的「學者」就是到死也不懂什麼叫治學方法。

寅恪先生十分重視自己的治學方法。晚年他的助手黃遵女士幫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可以說是立下了大功。有一次，寅恪先生對她說：「你跟我工作多年，我的治學方法你最理解。」黃女士自謙很不理解。寅恪先生一嘆置之。他心中的痛苦，我們今天似乎還能推知一二。可惜我們已經回天無力，無法向他學習治學方法了。現在我來談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，實在有點不自量力，誠惶誠恐。但又覺得不談不行。因此，我談的只能算是限於個人水平的一點學習心得。

什麼是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呢？一言以蔽之，曰考據之學。

這是學術界的公言，不是哪一個人的意見。汪榮祖先生在《史家陳寅恪傳》中再三強調這一點，這是很有見地的。

但是陳先生的考據之學又決不同於

我們經常談的考據之學，它有它的特點，這一方面出於治學環境，一方面又出於個人稟賦。寅恪先生有家學淵源，幼承庭訓，博通經史，泛覽百家，對中國學術流變，瞭若指掌；又長期留學歐美日本，對歐美學術，亦能登堂入室；再加上天賦聰明，有非凡的記憶力，觀察事物，細緻入微。這兩個方面，表現在他的考據學上，形成了獨特的風格。

具體地說就是，他一方面繼承和發揚了中國乾嘉考據學的精神，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，特別是德國考據學的新方法，融會中西，一以貫之。據我個人的體會，寅恪先生考據之學的獨特風格，即在於此。

(摘自《季羨林談讀書治學》，當代中國出版社)

幽默天地

上班不打盹

意大利環境衛生部門的一位醫生到科西嘉的一家大工廠參觀。發現這裡的蒼蠅多得抱成了團，在人們頭上飛來飛去，嗡嗡作響。

醫生見狀對老闆說：「爲什麼不買些黏蟲紙掛起來，把這些討厭的蒼蠅滅掉？」

「那樣我這個廠就不關門了。」老闆說。